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篇」第十七章。

【子曰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】

「先考據為什麼孔子要說這個。這有根據，講起來比較落實。孔子在衛國，衛靈公的夫人南子，靈公懼怕她。某次靈公與南子同車，孔子坐在副車，南子想見孔子，南子是主，孔子是客，這很麻煩。靈公和南子坐前車，孔子坐在後車，同時出發，一起同行，孔子不以為然。孔子是出來辦事的，跟他們一同去兜風，做什麼？《史記》記載這段故事，說：子曰：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這一段，雪廬老人先說明這一段的一個典故，一個故事。這是有一次，靈公跟南子出門，孔子也同行，也約孔子一起同行。但是孔子坐在後面，後車，靈公跟南子是坐前車，這事孔子很不以為然。孔子是出來辦事的，不是跟他們一起去兜風的，去跟他們兜風做什麼？所以孔子說了這句話，說吾未見好德，說我沒有看見過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『子曰：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』「孔子不說」，孔子他不是這麼說，不是說：「國君要恭敬有德的賢人，還是看重女色要緊？」孔子不是這麼說，如果這麼說那就很粗野了。「孔子不會如此粗野說話，孔子很有分寸。」我們學習，「上學之後，說話要有分寸。孔子只說，吾未見能把好色之心換成好德之心的人」。那這個意思就是靈公好色，他不好德，他喜歡美色，不喜歡賢德的人。所以孔子說，我沒有見過能夠把好色的心換成好德的心這樣的人。

「德與女色，哪一條重要？德，指有道德賢能的人。這對普通

人用不上，普通人好德有什麼用？好色又怎麼樣？這是一般的說法，吾說吾的意思。」這個地方雪廬老人再給我們解釋，孔子講這個話他的對象，他的對象不是普通人。如果對一個普通人講這個用不上，普通人好色，這是一般的說法。所以這個地方他是針對靈公講的，對國君講的話。

「子夏曰：賢賢易色。」孔子的學生子夏講，賢賢易色。「尊敬賢人，只要去好色的心而尊敬賢人」，也就是說把這個心調整一下，把好色那個心調整過來去尊敬有賢德的人，「這是對國家有辦政治的人說，國君就應該如此」。做一國的國君、領導，要重視賢德之人。好，喜歡與賢德之人交往，重用賢德之人來為國家人民服務、辦事。所以這一句是針對國家辦政治的領導人說的，就是國君就應該如此。「普通人交朋友也必須結交賢友，若好女色就不行。」這講普通人，我們一般人，不是做國家的領導人，不是當官的，我們一般人民，普通人交朋友也必須結交賢能的朋友。如果你去交一個好女色的那就不行了，結交一個好女色的，跟他做朋友，常常跟他往來，那我們就會受他影響，慢慢的我們也跟他一樣了，被他影響。

「賢賢易色那一章，說話的人是指第三者，而這一章孔子是當事者」，這裡雪廬老人再給我們說明「賢賢易色」那一章書，說話的人是指第三者，第三個人，而這一章孔子他是當事者。「所以改賢為德字，否則孔子指自己是賢人，便不妥當。什麼人也有德，換了一個字，就不同了。」所以這都是關鍵性的字眼，什麼人都有德，這個意思就不一樣了。「這件事指靈公」，衛國的靈公，衛靈公，「孔子嘆息這個國家無道」。

「我們可引這一章為警戒」，這一章書做為我們的警惕，我們的教誡。「無友不如己者，人在社會是合群的動物，不論男女，品

性不端的朋友不可以交」，他的品性不好，習氣不好，不能跟他交朋友，不能常常跟他往來在一起，「交久就受他薰染，沒有好處」，只有壞處。我們還是凡夫，凡夫總是心隨境轉。我們還沒有到菩薩的境界，如果菩薩，這心能轉境，菩薩會去影響這些品性不端的人，會給他們導正。菩薩可以，我們凡夫就不行，我們凡夫是會被他們誤導了。所以我們交朋友不可以隨便交。這就是做朋友，朋友就是很親密，跟他志同道合，這個叫朋友；不是說見面點頭、應酬那個不是算朋友，那是交際應酬，這個我們一定要明白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